

中国术语学建设书系

总主编 路甬祥

术语学论集

郑述谱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术语学建设书系

术语学论集

郑述谱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术语学论集/郑述谱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中国术语学建设书系)

ISBN 978-7-100-10098-4

I. ①术… II. ①郑… III. ①术语学—文集
IV. ①H0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284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术语学论集

郑述谱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098-4

2014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½

定价: 32.00 元

自序

我的术语学研究工作，酝酿于 20 世纪末，正式始于本世纪初。说来也巧，今年是龙年，是我的“本命年”。就是说，我的术语学研究历史，已经有“一轮”，即 12 年了。有人曾问过我，60 岁的年纪，还要转向搞一门新学科，而且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下这个决心是不是很不容易？但我回想起来，当初决定做这件事，内心并没有感到特别大的纠结，几乎是很自然地就做起来了。这也许是因为，术语学与我先前从事的词汇学、词典学研究有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严格地说，从词汇学、词典学进入到术语学，这也许称不上“转向”，只是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而已。

这 12 年间，围绕术语学研究这个大题目，我和我的一些同道所做的事情主要可以归纳为这么几件：第一，承担并顺利完成了几个项目。其中包括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研究课题两个：“俄罗斯的术语理论与实践”与“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全国科学技术审定委员会的项目：“术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科技部立项并纳入中俄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项目：“中俄科技合作中的术语维护”。第二，指导培养了 4 名以术语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第三，积极组织并参与了以术语学建设为目标的学术活动与社会咨询服务。第四，逐步开展了与国际术语学界的实质性的合作，包括学术互访，联合举办国际性的术语学研讨会，合编术语学研究论

文集,直至联合共建国际术语研究中心等。

必须再次重申的是,这些都是我与我的同道共同完成的。我把国家授权主管术语工作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几任领导与专家也列入我的同道,这也许有“不敬”之嫌,但多年的亲密合作关系使我并不担心会因此受到他们怪罪。实际上,前面说到的所有事情,都是在他们的鼓励、支持、帮助、参与以及引导、协调之下,才得以实现的。同样,没有中国辞书学会领导的支持,没有我所在的单位领导与同事的具体帮助,也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

体现上述研究工作成果的文字著述,主要是专著与译著,已经出版了几部,多数都纳入了“中国术语学建设书系”之中。像本书这样,把一个作者的专题论文以文集形式出版,在“书系”中可能还是第一部。与那些专著与译著相比较,这些论文只能算是副产品与次生品。但它们仍不失为主产品的补充或附带“配料”,对某些特定读者群可能会提供一些方便。这也是作者同意结集出版的一个主要考虑。

最后,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及责任编辑曲清琳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多方努力与热心帮助。

但愿这本小书也能为中国的术语学建设添砖加瓦。

作者

2012-12-2 于哈尔滨

目 录

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	1
术语的定义·····	20
术语学的研究方法·····	44
术语学问世前完善科学语言的种种尝试·····	63
术语学核心术语辨析·····	76
专业术语与专业名称·····	90
试论术语标准化的辩证法·····	96
术语在使用中的变异性·····	108
术语是折射人类思维进化的一面镜子	
——《比亚韦斯托克宣言》阅读笔记·····	113
试论语言学术语的特点·····	122
从术语学角度说“进化”及其泛化·····	131
从术语学角度说 концепт 及其他·····	139
“术语学派”的提法要慎用·····	150
国外术语学研究现状概观·····	156
俄国的理论术语学研究·····	178
关于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	190
回顾与思考	
——术语学研究 10 周年记·····	199

给术语词典学以应有的地位·····	208
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	219
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	229
试谈专科词典编纂的学科依托·····	241
试论语文词典中的专业词释义·····	249
“神五”飞天引发的术语学思考·····	265
从“激光”的汉语定名说起·····	273
从术语学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一词·····	277
喜看术语研究的新拓展·····	280
站在术语学理论的高度·····	286
术语翻译及其对策·····	293
翻译 词典 术语·····	307
俄国的术语教育·····	320
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几点思考·····	329
开展跨学科协作 培养术语学专门人才·····	340
术语学入门三问·····	345

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

1. 术语学的产生历程

自古以来,伴随着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总是要创造出一些用以确定并表述这些思想的专用词汇,首先是概念的专用词汇。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历史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史。科学发展历程上的每一个成就与进步,都要依靠语言,具体说是依靠词汇单位来确定、表达、交流、传递。科学语言总是跟随着科学本身,与其同步发展的。

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希腊人的科学是统一的、不分学科的、“弥漫性”的科学,如恩格斯所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弥漫性”的科学才逐渐分离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至此,用来描写科学的专门词语,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术语,也不再是统一的,它只用于某一学科范围内,为某一确定的学科服务。换句话说,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的不同术语。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不可能理解和使用该学科的专用语言。到了近代与现代,科学学科的分工愈加细密,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语言隔膜也随之加深。难怪有人说,学习一门专业就是掌握一套专门的语言符号,即这个专业特有的术语系统。

认识论在 16—18 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

是英国的经验论还是大陆的唯一理论,在肯定语言对于思维的表达作用以及作为交往工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都十分尖锐地指出语言对思维表达的遮蔽、扭曲作用。培根(F. Bacon, 1561—1626)的“市场假相”说指出了由于语义或概念的含混不清给人的认识造成的误导。洛克(J. Locke, 1632—1704)认为,文字的缺点在于意义混乱,造成混乱的原因不在文字自身,而在于表示观念。文字和观念常常是脱节的。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指出,由于日常语言中语词代表的概念往往是混淆不清的,又由于人们在论证、推理过程中时常产生一些不明显的错误,因此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观念时往往纠缠不清。如果有一种语言,其基本记号的含义精确,结构简单,能揭示命题的逻辑形式,那就好了。^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理研究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新时期的哲学走向。20世纪初在哲学中发生了“语言的转向”,随之产生了所谓语言哲学。在语言哲学家看来,语言研究自成独立天地,它本身就是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个转向的发动者是弗雷格(F. Frege, 1848—1925)、罗素(B. Russell, 1872—1970)、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 1889—1951)以及卡纳普(R. Carnap, 1891—1970)。他们提出了创建形式化语言的设想,并尝试借助这种语言的初浅形式阐明自己的认识论学说。他们致力于建立全世界统一科学语言的努力最终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这一哲学思想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下,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奥地利人维斯特(E. Wüster, 1898—1977)逐渐形成了必须对科学术语进行整顿的想法,从而为术语学的诞生

^① 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1—23页。

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如果说哲学为术语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那么科学史的研究则为术语学的诞生起到了催生的作用。这里最应该提到的名字,一是英国人惠威尔(W. Whewell,1794—1866),一是德国人列昂纳多·奥尔什基(L. Olschki,1885—1961)。惠威尔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归纳科学史》。惠威尔在自己的著述中已经大量、直接涉及术语问题。请看他的有关论述:

“虽然,古希腊哲学家从研究词的日常意义开始,但他很快就不得不赋予这些意义使用某种固定的主导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使自己的语言技术化了……”“大部分读者可能以为,所有写作者都应该满足于使用日常的词的普遍认可的意义,而对技术术语表示反感,如同对学究气与故弄玄虚反感一样。然而,如果有人要对某个科学学科加以完善的话,他马上就会看到,没有技术术语和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日常语言的不确定的质朴的意思不可能像科学研究所要求的严格确切地表达事物,并把它们逐级地概括上升。只有牢靠的科学固定语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①

不难看出,惠威尔不仅很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重要区别,而且对科学语言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都有清醒的认识。

列昂纳多·奥尔什基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罗曼语教授。他在1919年出版了一部题为《新语言科学文献史》的3卷本巨著。该

^① 转引自 Татаринов В.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том. 2, книга 1.*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5, с. 75.

书研究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技术语言的发展状况。作者在引言中写道：“科学史从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对学者的传略及其成就的描述，如今则变成了描述科学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历史……，它完全拒绝研究平行发生的语言发展过程。而语文学对科学语言的形成、科学文体的表述也不感兴趣。哲学史、数学史和自然科学史都把语言看作是已有的，随时准备效劳的，而对表达思想和推理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如，依靠符号和公式的自然科学通常把词语的作用看得很消极，对概念及其表达之间存在的惯常的联系也不感兴趣。”

“一般说来，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并不认为语言是自己思维的必需的前提条件，但在他们看来，语言却是使思想缜密的必要手段。一位当代物理学家说得好，各种已获得的认识的完善都取决于这一工具的性能。语言向来是科学建设的工具。……而在思想家与发明家眼里，语言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他们富于创造性地确定地影响了语言的发展与准确，而当代的民间以及文学语言的财富也潜在地、持续地为思想提供刺激与准确表达思想的手段。”^①总之，在奥尔什基看来，科学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互相依存，紧密相关的。

奥尔什基著述的价值在于，他对科学家如何凭借语言创造力来创建科学，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并把术语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来对待。科学总是通过用语言写下的文本来表述的，奥尔什基把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变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奥尔什基的

① 转引自 Татаринов В.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том. 2, книга 2*.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9, с. 54.

著作问世之前,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注意到,科学文献的语言问题应该属于哪个知识领域来负责研究。因此发现并提出这个问题就应该视为一大科学成就。这也正是奥尔什基的历史功绩之所在。但研究术语在他那里还称不上是一门新学科。他的巨著会载入史册,但是他的光辉却多少被随后接踵出现的维斯特掩盖了。

1931年,奥地利的维斯特教授发表了《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这一堪称划时代的著述,从而宣告了术语学的诞生。他在这篇论文的开头提到了奥尔什基并且特别引用了他的话,“语言学忽视科学语言的形成”。接下去,他写道:“这项任务迫使技术人员研究这一他们似乎准备不足,却又一直轻蔑看待的问题。然而,只要深入观察概念、名称及实物间存在的联系,他们就会愈来愈承认语言领域内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应该承认,语言学家单独地、没有技术人员的合作,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技术语言的规范工作……把语言建设看成一项与修路或造机器毫无区别的技术课题,也同样是错误的,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科学的整顿语言应该看作是应用语言学,正如同可把技术称作应用物理学一样。在这项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应该获取技术知识,而工程师应该学习语言知识,要进入这两个领域的临界地带,工程师比语言学家要容易些。”^①

维斯特的著作正是致力于开拓这一临界地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他一生的著述近500篇。他的学术、社会和经营活动的成就,同样令人赞叹。人们都把他看作是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

^① 转引自 Татаринов В.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том. 2, книга 2*.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9, с. 54. 202—204.

2. 术语学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

如今,在世界术语学界,紧随奥地利-德国学派之后的就是俄罗斯学派,它的创始人是洛特(Л. Лотте, 1898—1950)。据有关材料记载,最早报道有关维斯特著述消息的是1932年第1期《俄德科技导报》。该刊同年的第3期还载有维斯特著作的详细摘要,可是作者的名字却被隐去。在洛特的文集中,出现在参考文献中的维斯特的著作,都是用德文注出的。另一位俄国术语学派的创始人物之一的德雷津(Э. Дрезен, 1895—1936)是著名的世界语学者。在苏联报刊介绍维斯特之前,他通过世界语较早了解维斯特的著述。德雷津评述维斯特著述的事,是确定无疑有案可查的事实。这篇题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技术语言规范》一文,副标题是《评维斯特的……一书》。该文刊登在1932年的《国际语言》杂志上。德雷津对维斯特的著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如此,他与几位合作者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于1935年在苏联用俄文出版了维斯特的《在工程技术中的国际语言规范》。更为重要的是,在翻译研究维斯特著述的过程中,他本人的学术研究立场与视角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然,维斯特的著作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可以说,整个俄罗斯术语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都与维斯特以及维斯特之前的西欧学者的启发与影响分不开。这是当今俄国术语学界一致肯定的事实。俄罗斯学派的诸多特征中有一点尤为引人注目,这就是它认为术语学研究的对象属于语言范畴,所以解决方法也要从语言学中寻找。语言学家的较深介入是这一学派的一个特点。

这里不妨引述一个有趣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一本名为《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的杂志在1933年第2期第207页的消息报道栏目中,有一则发人深思的报道,说:技术术语小组在莫斯科“学者之家”成立,计划近期内就技术术语的理论问题以及技术术语的整顿问题举行报告会。第一个报告人是科学院院士马尔(Н. Марр, 1864—1934),即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批评的那个马尔,题目是《技术术语的研究方法》;第二个报告人是洛特,题目是《技术术语的构建原理》;第三个报告人是维诺库尔(Г. Винокур),题目是《技术术语领域内的语法问题》。这则消息虽小,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却是重要的,从中可以看出:首先,术语小组成立伊始就注意术语的理论探讨;同时对术语学理论与术语实践是同等重视的;其次,最早的三个报告人中,除了洛特是工程师出身的院士,另两位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俄国的术语研究中,维斯特所提倡的工程技术人员与语言学的结合,从最开始便得以实现。这则消息可以看作是“窥见”俄罗斯术语学派“全豹”的“一斑”。

20世纪30—40年代是俄国术语学的生成时期。在西方尤其是在德国的影响下,同时也在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以及文化建设需求的推动下,术语学不仅在俄国应运而生,一些被后人称为术语学“经典人物”的学者,如洛特、德雷津、维诺库尔与列福尔马茨基(А.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都开始在术语学领域施展才能,他们的一系列论著不仅为建立术语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确定了大致的方向。其间,另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则是统辖术语工作的专门机构科学院术语委员会于1933年建立。该组织现更名为科学术语委员会。其基本任务就是研究术语学理论并制

定整顿术语的方法。

20 世纪 50—60 年代是俄国术语学发展的又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征是术语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展。这种扩展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术语研究的方向明显增多了。其中,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术语的地位、术语与名称的关系、术语的历时研究、术语的逻辑问题以及术语的翻译等。二是术语研究涉及的专业学科与语种大大增加。值得一提的是,1957 年召开了首届全国性的术语学会议,1959 年与 1967 年又两次召开全国性的术语学研讨会。如果说此前仅有个别语言学家关注术语问题,那此后,术语问题则引起愈来愈多的语言学工作者的兴趣。据统计,20 世纪 30 年代与 40 年代发表的术语学著述 11 篇,至 50 年代已增至 44 篇,而在 60 年代已达到 480 篇。与此同时,术语研究已经开始逐渐从词汇学的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相关学科。这一趋势从历次的会议名称上也能够得到反映。例如,1959、1961 年召开的会议简单地称作“全苏术语会议”,而 1969、1971 年的会议则冠以“词汇学的现实问题”的副标题。1971 年的会议专门讨论“科学技术与信息学语言的符号学问题”,1974 年的会议主题是“各种类型词典中的术语定义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在 60 年代,首先在莫斯科印刷学院及莫斯科大学,随后又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先后开设了专门的术语学课程。术语学登上大学讲台是这门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科学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仅仅具备了研究的对象还不足以建立一门学科,还要有社会的需求,还要有自己的、而不是完全从其他学科借用来的研究方法(我们将在另文中专门介绍),以及能够对相关领域的事实或现象作出解释的理论。1969 年,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研讨“术语学在现代科学系统

中的地位”的学术会议。在前 30 多年研究所积累的成果的基础上,会议一致确认术语学已经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从事术语研究的学者,也产生了同样的认识。1975 年,被公认为现代术语学奠基人的维斯特在西德的“Lebende Sprachen”杂志上撰文,论述了术语的实际工作、关于术语的一般学问以及关于术语的个别学问的差别。1979 年,维斯特去世以后,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包括费尔伯(H. Felber)等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把术语科学称作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而在法国和加拿大,也把 la terminologie 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于是,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

相当长时期以来,英语里一直用 terminology 来表示“术语学”。但这个英语词本身还表示“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的意思。这自然会给这一术语的使用带来不便。因此,自 80 年代末开始,国际术语情报中心(Infoterm)便开始使用 the terminology science, the Terminologiewissenschaft 来表示“术语学”,而俄语里则用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来取代同样是有多义的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据统计,进入 70 年代,在俄国,每年发表的术语学研究成果已达 150—200 篇,而每年通过答辩的、与术语有关的学位论文竟达到 40—50 篇。科学院属下的科技术语委员会依然是术语研究的领衔机构,但该组织成员的专业出身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本来都是清一色的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也开始有语言学工作者、逻辑学工作者加盟。这使该组织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多样。截至 90 年代末,已通过答辩的副博士论文已达 2000 篇,博士论文共 50 多篇。涉及的题目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语义研究备受关注。此

外,术语库的建设工作无论是在一些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还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了新的进展。

3. 术语学的综合性

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的学科,术语学包括术语理论的研究与术语实践研究两大部分。理论研究的任务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确定并描述专业词汇的基本类型,分析专业词汇与日常词汇的区别与特点;

——制定描述与分析术语词的一般方法;

——确定术语词的一般特征以及术语词在个别专业词汇领域内的使用特点;

——研究术语所指称的概念以及术语与概念之间联系的基本类型,术语的语义特征;

——研究术语的结构与构词成分,术语构成的模式与特征,术语成分与术语理据性的分类;

——研究不同语言不同知识领域术语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特征;

——分析术语在专业言语与现代自动系统中的功能特征;

——确定术语在科学认识、思想和知识进步中的作用,以及在专业人员培养与专业人员之间交往的作用;

——完善各种类型专业词典编纂的理论基础。

术语学的实践性任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制定规范和建立不同知识领域术语的方法;